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

目次

第六篇　五十年來中國古代思想之整理與批評

第七篇　五十年來中國思想論戰

二，答評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的高名凱先生　郭湛波

三，評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　高名凱

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

導言

中國社會變動最劇烈，莫過於春秋，戰國；而中國思想史上，也以春秋戰國思想爲最。其次就是近代了，尤其近五十年來，中國思想變動之劇烈，別派之複雜，較之春秋戰國只有增加，而無遜色。同時近五十年中國社會變動之劇，也超過春秋戰國數倍。這就是李守常先生所說『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中國近代因爲經濟受帝國主義之侵略，日益崩潰，而中國社會因經濟上變動，也起了根本搖動。同時近代中國思想也起了空前未有的劇烈變化。推其原因，是：

『中國以農立國，在東洋諸農業本位國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國特別發達。原來家族團體，一面是血統的結合，一面又是經濟的結合。……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法

律，倫理，道德，學術，思想，習慣，都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層構造。看那二千餘年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孔子的學說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二千餘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學說本身具有絕大的權威，永久不變的眞理配作中國的『萬世師表』，因他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爲經濟上有他的基礎。這樣相沿下來。中國的學術思想，都與那沈沈的農村生活相照映，停滯在靜止的狀態中，呈出一種死寂的現象。時代變了！西洋動的文明打進來了！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了！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中國的農業經濟，既因受了重大的壓迫而生動搖，那麼首先崩頹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國的一切風俗禮教政治倫理，都以大家族制度爲基礎，而以孔子主義爲其全結晶體，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頹粉碎的運命，孔子主義也不能不跟着崩頹粉碎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

這是中國近三十年思想劇變的原因。中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數千年的古老大門，被洋槍打破；深入農村，於是數千年的中國社會，起了根本動搖，無日不在風雨飄搖之中

；外患頻仍，內亂疊興，亡國無日，我們看當時的國勢是：

「光緒初年，內部雖暫告安寧，外力的壓迫却日緊一日。自六年中俄交涉改訂伊犁條約起，跟着十年中法開戰，失掉安南，十四年中英交涉强爭西藏，這些事件，已經給關心國事的人不少的刺激。其最甚者，二十年中日戰役，割去台灣及遼東半島，俄法德干涉還遼之後轉而爲膠洲，旅順，威海之分别租借。這幾塲接二連三的大颶風，把空氣振盪得異常劇烈。於是思想界根本動搖起來！」（梁任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這是當時的外患。帝國主義既日甚一日的壓迫；而數千年自然自足的農業社會，佔全國人口百份之八十以上的勞苦農民；也起了偉大的反抗，空前的大流血；如一八五〇年的太平天國，蔓延十餘省，相持十數年；接着就是庚子『拳匪』之亂，結果八國聯軍入北京，鬧了一個不亦樂乎！這些都可以表現數千年中國社會起了根本動搖，農村經濟破產，社會組織崩潰，同時數千年以農業爲其礎的風俗，禮教，政治，倫理，已到了『日暮途窮』隨古老的中國社會同歸於盡！

但數千年的風俗，禮教，政治，倫理，根深蒂固，到了『壽終正寢』之日，不能不有

最後之爭扎，作回光之返照；這數千年自然自足宗法封建社會意識之回光返照，就是中國近五十年思想之第一階段。

五十年來中國思想之演變（上）

（一） 康有爲

近五十年中國思想之第一階段，是數千年宗法封建社會舊思想之回光返照，其代表人物就是康有爲。康有爲原名祖詒，字廣夏，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人。一八五八年生（咸豐八年），卒於一九二七（民國十六年），享年七十歲。其先世爲粵名族，代以理學傳家；曾祖式鵬，講學於鄉里，祖父贊修，致程朱之學，父達初，早世；母勞氏，生二子，仲曰廣仁，戊戌之役，死於國難。先生幼聰慧，七歲能文，十八歲學於朱九江，九江卒後，獨居於南海之西樵山，治陸王，佛典及史學。後至香港上海，治西洋之學，思想爲之一變。於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以一諸生伏闕上書，倡言變法自强，時人目以爲瘋狂，事不成，歸故里，於長興里築萬木草堂講學，弟子有梁啓超，林旭，等。至中日（甲午之役）戰後，中國一敗塗地；於是聯合公車千餘人，二次上書，申前議，仍不達，計四年間，上書七次；至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德宗召見於頤和園，仁壽殿，屏人密語二時餘，詢天下大計及變法策；惜其謀爲袁世凱所洩，入於西太后之耳，全歸失敗，先生乘英輪至香港，弟廣仁及嗣同死於難，所謂『戊戌政變』是也。康氏旣免於難，逃至日本；後至南洋，立保皇黨，庚子拳亂，起事南中，事敗，唐才常等死之。後先生遊歐美，著十一國游紀，至民國，居滬，刊不忍雜誌，至張勳舉事，北來草虛君共和制，事敗返滬。至民國十六年死於青島。先生著作甚多，要著有：新學僞經考，孟子微言，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孔子改制考，春秋公羊傳注，大同書，孟子大義述，大學注，論語注，中庸注，禮運注，春秋董氏學，春秋三世義，孟子公羊相通考，大易微言，崇今文而抑古文，日本明治變法考，俄大彼得變法致强考，波蘭分滅記，法國革命記，公車上書記，南海戊戌遺事，遺筆，南海先生詩集，文集……行於世。

當康有爲之時，國勢日危，雖欲苟安而不能；而當時所謂大人先生們，受了數千年宗法封建社會思想的薰染，八股科舉制度的束縛；對於當國亡無日的國勢，只有坐以待斃，獨有這當時思想的急先鋒康有爲，倡『變法維新』。梁任公說：

『那時候新思想的急先鋒，是我親受業的先生康南海（有爲），他是從常州派經學出身，而以經世致用爲標幟。他雖然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卻不大喜歡亂講。……當時我在我主辦的上海時務報和長沙時務學堂裏頭猛烈宣傳，驚動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闊官的張香濤（之洞）糾率許多漢學宋學先生們著許多書和我們爭辨學術上新舊之鬪。不久便牽連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變法維新』的旗號，得光緒帝的信用，舊派的人把西太后擁出來，演成『戊戌政變』一齣悲劇，表面上所謂新學家完全失敗了。反動日演日劇，仇恨新學之不已，遷怒到外國人，跟着鬧出義和團事件……惟內中有件事不能不記載；八股科舉到底在這時候廢了；一千年來思想界之最大障礙物，總算打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四八頁）

可見康有爲是當時新思想的先驅，變法維新，實行政治革命，社會改造。但以書生而言改革政治，在君主專制之下，豈非大逆不道！於是上推孔子以爲護身之符。康氏以爲孔子即實行政治革命，社會改造家也。不過孔子生於春秋封建社會，是託古改制；堯舜者，孔子之所託也。春秋者，孔子改制創作之書也。不惟春秋，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述而不作誤

也。不惟孔子，周秦諸子，莫不託古改制，如老子之託黃帝，墨子之託大禹，許行之託神農。

孔子既託古改制，其改制創作則在春秋，而微言大義則寄於春秋公羊。孔子託古改制之微言大義，即春秋公羊之『通三統』，『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再即爲『張三世』，『三世』者，即『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也，康氏以爲春秋公羊之『升平世』即禮運之『小康』：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是謂「小康」』（禮記禮運）

以春秋公羊之『太平世』即禮運之『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

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

康氏以爲過去二千年之中國，只是『小康』，他說：

『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先儒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說，所言不別其眞僞精粗美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其非所以安天下，樂羣生也；其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禮運注序）

康氏對於『小康』的解釋是：

『立禮以爲防，修義以爲限，……國定君臣之義，俾天澤不得妄干，……家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親，俾人道得以相保，……制度者法律也；因人情而制之，上下得由所率由，然名分太嚴，則有暴殄壓制之患，性情强合，則失自由之本。……』（禮運注）

這是康氏『戊戌政變』以前的說法，到『戊戌政變』以後，他認二千年來中國的歷史，仍是『據亂之世』，而非『小康』。他說：

『三世之說，不誦於人間，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公理不明，仁術不昌，文明不進，昧昧二千年，瞀焉惟篤守據亂世之法，以治天下。』（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自序——作於一九〇一年）

康氏以爲今日是『據亂之世』，祇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所以『秘其稿，不肯以示人』（參張篁溪康南海先生傳）而大同書終未刊於世（至一九三五年始由中華出版）只在弟子——梁任公請求之下，刊印一部分（在不忍雜誌中）。不過康氏之理想社會則爲『大同』，他說『大同』的社會道：

『削除邦國號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統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國，瑞士之制是也。……於是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爲公，是謂『大同』，此聯合之太平世也。……方今各國平等對立，而欲驟期至美國瑞士之界，固萬無可得之勢，不待言也。夫瑞士僅二十二鄉，其聯合至易至平，非天下所可學；即如美者削去邦國，而盡爲自主之州郡，爲聯合已成之太平世也，不可以一蹴成也。』（大同書一〇九頁。）

這是康氏的『大同』社會，即春秋所謂『太平世』，亦即孔子之理想社會制度；推其意作大

岡講數十萬言，其略如左：

「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

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

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

四、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者入育嬰院。

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

六、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

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

八、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爲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

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爲最嚴之刑罰。

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

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爲肥料工廠。』（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一三四頁）

這是康氏的『大同』學說，梁任公說『大同書數十萬言，其要點在說明人生苦樂之根源善惡之標準，其關鍵，在毀滅家族。……謂私有財產爲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樂有私產；無家族則無國家』。可見其思想創造力之大，實不愧中國一個『大思想家』。

康氏既以孔子爲託古改制之人，春秋爲孔子託古改制之作，其微言大義即寄於公羊；公羊者，今文家也。於是作新學僞經考，斥古文經爲劉歆所僞作，非孔子之說，康氏以爲周禮逸禮，左傳，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立博士者，皆『僞經』，非孔子之說。皆劉歆所作，新莽之學，以別於清儒誦法許鄭號曰『漢學』，『僞經』爲新代之學，非漢學，故更名『新學』。其要旨即：

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僞作。

二、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年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並無殘缺。

三、孔子時所用字，即秦漢間篆書，即以文論，亦絕無今古之目。

四、劉歆欲彌縫其作僞之迹，故校中秘書時，於一切古書，多所羼亂。

五、劉歆所以作僞經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一二八頁）

康氏學說之中心，在『大同』，而這『大同』之說即來自孔子，即禮運所謂之『大同』，亦即春秋所謂『太平世』，春秋爲孔子改制之作，不過後儒劉歆造僞古文經，使孔子之『大同』說湮殁不明於後世。故作新學僞經考，以明古文之僞經，作孔子改制考，以明孔子之改制，作大同書，以明孔子之『大同』學說。這是康氏三部主要著述，梁任公以僞經考比爲『颶風』，孔子改制考比爲『火山噴火』，大同書比爲『大地震』，可見其重要。此書出後，對於中國思想界影響甚大：

一、打破神聖之經典觀念：僞經考『以僞經』爲劉歆所造，改制考爲『眞經』爲孔子託古改制之作，對於數千年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懷疑的態度，對於一切古書，當從新估價。

二、推倒孔子一尊觀念：康氏雖極力推尊孔子，不過以爲孔子託古改制與諸子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孔子於諸子同列，孔子一尊之觀念推倒。

由上可知康氏一方推尊孔子，一方卻推倒孔子一尊觀念，孔子與諸子平列。一方尊崇孔子之眞經，卻一方認爲孔子託古改制之作，根本推翻孔子之經典：這卻是矛盾的現象，這個矛盾正是康氏時代之反映，因爲康氏時代正是中國宗法封建農業社會與西洋工業資本社會初次衝突，矛盾時代。所以康氏思想一方反映着宗法封建社會思想之殘落，一方卻種下資本社會的種子。

不過康氏終是中國社會陶冶出來的人物，反映着中國思想，作回光之返照：中國社會，到了清末，舊社會已到總崩潰的時代，而一切相沿的風俗，禮教，政治，倫理，已隨舊社會而崩潰粉碎，於是當時的先知先覺—康氏，不得不變法維新，救國家之危亡，同時對於一切相沿風俗，政治，倫理，作最後之擁護，來尊孔讀經，他說：

『人無教則爲禽獸，故宜有教。孔子之教，不遠人以爲道，故不可離，既爲人身矣，莫宜於孔子之教，孔子之教何在，在六經；內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外之修身以至家國天下，及於鬼神山川草木，咸得其所：故學者莫不宜爲經學……至於今也並二千年教主之孔子而攻之，何有於所作之經？即未攻孔子，而政府布令於學官已廢讀經，何有於經說

？蓋孔教衰，人道廢，固由政俗致之。……終歸於廢盡經學而已。經學廢盡，則孔教毀，人道亡，吾滋懼焉。』（重印新學僞經考後序）

康氏又言曰：

『孔子之作春秋也，各有名分，其道圓周；故書君，君無道也；書臣，臣之罪也。莒人殺其君庶其。公羊曰，「書人以弑者，衆弑也，君無道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之言革命者，實紹述於孔子。……蓋孔子之道，溥博如天，並行不背，曲成不遺，乃定執君臣一義以疑聖，豈不妄哉！孔子於禮設三統，於春秋成三世，於亂世貶大夫，於升平世斥諸侯，於太平世去天子。故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孔子之所志也，但歎未逮其時耳。孔子何所不備！法國經千年封建壓制之餘，學者乃倡始人道之義，博愛平等自由之說……夫人道之義固美也。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釋之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故人與仁合，即謂之道。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則人道之義，乃吾中庸，孟子之淺說，……夫中庸，孟子，孔子之學也，非僻學也；而今妄人不

學無知；而欲以舊道德爲新道德也。……無乃醉狂乎！論語曰，「仁者愛人」；「汎愛衆」；韓愈原道猶言「博愛之謂仁」。大學言平天下曰「絜矩之道」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豈非所謂博愛，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夫孔子以人爲道者也，故公羊家以孔子爲與後王共人道之始。蓋人有食味被服別聲安處之身，而孔子設爲五味五色五聲宮室之道以處之。人有生我，我生，同我並生並遊並事偕老之身：而孔子設爲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之道以處之。內有身有家，外有國有天下，孔子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處之。……孔子之道，凡爲人者不能不行之道，故曰「何莫行斯道也。」」

由上述可知康氏對於孔子之尊崇，對於數千年相傳的風俗，禮教，倫理之衛護，無微不至；不過這數千年遺留下來的手工生產，敵不過西洋近代工業機器生產；數千年的弓矢刀槍的武器，擋不過西洋的洋槍大砲，飛機輪船；古老的大門關不住，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打不破；同時這數千年的自然自足靜止的農業社會不能恢復；而這由農業社會所表現的風俗，禮教，倫理；無論如何尊崇，衛護，終要隨着古香古色數千年的中國社會而『壽終正寢』。

總之：康氏是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第一個大思想家，其思想是反映中國農業社會與西洋工業社會的矛盾時代；一方發明孔子之「大同」學說，由「大同」學說卻否定了數千年宗法封建社會「家族」制度；一方闡明古文僞經，及孔子託古改制，作經之說，由劉歆作僞及孔子改制之說，卻根本推翻數千年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所以康氏一方尊孔崇經，卻一方把孔子學說及經典根本推翻，康氏之思想正是反映中國思想之殁落，回光返照，同時卻種下新思想的種子。

（二）譚嗣同

中國近五十年思想第一階段之代表人物，除康有爲外，其思想足以自立，而影響最大者就是譚嗣同。譚氏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生於一八六六年（同治四年），死於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父繼洵曾任湖北巡撫，母徐氏，十二歲喪母，養於父妾，備嘗所苦，幼性任俠，涉獵羣書；好王夫之之學，光緒二十一年，年三十一歲，訪康南海於北京，因歸不過，由梁任公而聞康氏之學，翌年就候補知府職於南京，學佛教之華嚴宗，唯識宗於瀏陽文會，後至長沙與熊希齡，黃遵憲等設時務學堂，以梁啓超爲主講，並唐才常等設南學

會，辦湘報以鼓吹維新運動。至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德宗親政，銳意革新，召康有爲，梁啓超，黃遵憲及嗣同等入見，授四品京卿，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共參新政，號爲『軍機四卿』。但爲守舊派及西太后所忌，謀爲袁世凱所洩，事敗，嗣同等四卿與楊秀深，康廣仁死於難，所謂『戊戌六君子』也，時嗣同年僅三十三歲。當事發被逮之前一日，友輩勸其東游，譚氏慷慨言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故及難，於八月十三日斬於市，就義之日，氣色不少變，從容就義，（參梁啓超譚嗣同傳）。著作有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行於世。

譚氏雖與康有爲梁啓超游，而其思想與康梁不同，康梁之主要觀點在立教改制，並倡『大同』之說，但是理想的『烏託邦』，而實則發揮孔子之精神，崇拜孔子之學說，不過時代不同，不得不改換孔子之面目，仍是中國農業社會思想之反映，而譚氏則不同，另創新的思想系統，是中國初期資本社會的思想家，是資本社會思想的反映，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革命，而譚氏思想學說即在他的仁學，他在仁學自叙裏說：

『竊揣歷刼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爲狂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千一述之，爲流涕哀號，强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羣教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眞無網羅；乃可言衝決。……』

這是譚氏敘述他作仁學的目的，要『衝決網羅』，打破一切傳統的思想及束縛，這正是思想的大革命，資本社會自由思想的特色，他一面打破傳統的舊思想，一面建設新思想的體系，他思想體系由世界各宗教，哲學及科學書冶爲一爐，他在仁學裏說：

『凡爲仁學者，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王陽明，王船山，黃梨州之書。』（仁學二頁）

譚氏又說：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義也。能爲人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而孔

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周秦學者必曰孔墨，孔墨誠仁之一宗也。……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若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為高遠哉！蓋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深矣。」（仁學自序）

由上可知譚氏思想之偉大，學說蓋雜取諸方面而糅合之；其中當有矛盾之處，這矛盾之點，正是譚氏時代應有的思想反映。現在先說譚氏思想的根本觀點，——「仁學」。他仁學的界說有二十七，他說：

「仁以通為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一)智慧生於仁。(十)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惟心，故唯識。(十一)仁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十二)不生不滅仁之體(十三)。……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十六)仁，一而已。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十七)……徧法界，虛空界，眾生界，有至大之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

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謂之元，謂之性。墨謂之兼愛。佛謂之性海，謂之慈悲。耶謂之靈魂，謂之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虛空界由是立，衆生由是生。』(仁學三頁)

這是譚氏對他的『仁學』的解說，是他的根本思想，即哲學中所謂『本體論』。譚氏以為宇宙之本體，就是物理學中所謂『以太』(Ether)，充滿宇宙，只此一物；故『一而已，無對待之詞』。『以太』雖充滿宇宙，却看不見，聽不見，聞不着；所以說『寂然不動』。『以太雖看不見，聽不着，却是一切事物，一切現象却由他產生，他產生的方法就是『通』，『通』之表現，就是『仁』。所以譚氏又說：

『仁不仁之辨，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電線四達，無遠弗屆，異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繼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仁學五頁)

一切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對於宇宙之認識，名雖不同，孔謂之『仁』，佛謂之『性海』，耶謂之『靈魂』，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實則一也，就是『以太』——『仁』。

譚氏以爲宇宙之『本體』——『以太』只是一物，既是一物，故不生不滅，所以他說，『不生不滅，仁之體』，就是物理學所謂『物質不滅』，所以他說：

『不生不滅有徵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併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竟消磨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仁學十三頁）

因爲『以太』不生不滅，只『渾然一體』，故無所謂『有無』，他說：

『然原質猶有七十三之異；至於原質之原，則一以太而已矣。一故不生不滅。不生故不得言有，不滅故不得言無。』（仁學十二頁）

『以太』雖不生滅，原質不增不減，但一切個體的事物，無時不在生滅中，無時不在變易中，所以宇宙間只有變易，而無存亡，譚氏叫做『微生滅』他說：

『求之過去，生滅無始。求之未來，生滅無終。求之現在，生滅息息。……孔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晝夜即川之理；川即晝夜之形。……非一非二，非斷非常，旋生旋滅，即滅即生。生與滅相授之際，微之又微，至於無可微。密之又密，至於無

可密。夫是以融化爲一，而成乎不生不滅。成乎不生不滅，而所以成之微生滅，固不容掩焉矣。」(仁學十八頁)

這就是唯物辯証法上所謂『萬物流轉』的法則；因爲時間是連貫的，所謂『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過去未來皆現在』(仁學二三頁)因爲是連貫的，所以是流動的，不息的，所謂『吾謂今日者即無今日也』，今日在流轉，今日即含着今日的否定，今日轉瞬即非今日。因爲時間不停留，所以萬物時時刻刻變化——微生滅，他說：

「以太中自有之微生滅，……時時投胎，時時住胎，時時出世，時時出家，……一剎那頃，已有無量佛生滅，已有無量時生生滅，已有無量世界法界生滅；求之過去，生滅無始，求之未來，生滅無終；求之現在，生滅息息，過乎前而未嘗或住。……自有一出一處，一行一止，一語一默，一思一寂，一聲一視，一飲一食，一夢一醒，一氣縷，一血輪，彼去而此來，此連而彼斷；去者死，來者又生，連者生，斷者又死；……輪迴不已，則生死終不得息，以太之微生滅亦不得息。」(仁學一八頁)

所以宇宙一切事物無時無刻不在變易中，而變易却是永久不斷，因爲這樣，只有變化，而無

存亡，他舉例說：

「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爲器也毀矣；然陶埴，土所爲也，方其爲陶埴也，在陶曰成，在土則毀，及其碎也，還歸乎土，在陶埴曰毀，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環，都無成毀。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其爲食也亡矣；然餅餌，穀所爲也，方其爲餅餌也，在餅餌曰存，在穀曰亡；及其化也，還糞乎穀，在餅餌曰亡，在穀又以存，但有變易，復何存亡。……」（仁學十三頁）

以上是譚氏的根本思想——「本體論」。現在再說他的宇宙觀，他說宇宙的原始道：

「吾試言天地萬物之始：洞然，杳然，恍兮，忽兮，其內無物，亦無內外，知其爲無，則有無矣，知其有無，是亦有矣。俄有動機焉，譬之於雲，兩兩相遇，陰極陽極，是生兩電，兩有異同，異同攻取，有聲有光，厥名曰雷，振微明玄，參伍錯綜，而有有矣。有有之生也，其惟異同攻取乎。其成也，其惟參伍錯綜乎？天地萬物之始，一泡焉耳：泡了萬泡，如鎔金汁，因風旋轉，卒成圓體，日又再分，遂得此土，遇冷而縮，由縮而乾，……微植微生，螺蛤蛇龜，漸是禽形，禽至猩猿，得人七八，人之聰秀，後亦

勝前。……』（仁學三一頁）

這是譚氏宇宙來源說，宇宙之生成，萬物之原始，都由『有有之生也，其惟異同攻取乎？其成也，其惟參伍錯綜乎？』即唯物辯證法所謂『對立矛盾的發展』。唯有對立才有矛盾，唯有矛盾，宇宙及萬物才能產生。現在再說譚氏的宇宙觀，他說：

『地統月，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為八行星；又有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合八行星與所繞之月，與小行星，與彗星，繞日而疾旋，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為一世界，此一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昴星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團，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為一大千世界。此一大千世界之昴星，繞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團，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各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引不散去，是為一世界海。……恒河沙數世界海，為一華藏世界，華藏世界之上，始足為一元。而元之數，則算所不能稽，而終無有已時，而皆互相吸引不散去。……』（仁學七四頁）

這是譚氏的宇宙觀，雖像一篇童話，卻把以『人為中心』，『中國中心，』『地球中心』，

『太陽中心』的觀念中解放出來，知道宇宙無窮之大，並且無盡。現在再說譚氏的思想方法，──知識論，他說：

「眼耳鼻舌身所及接者，曰色聲香味觸五而已。以法界，虛空界，衆生界之無量無邊，其間所有，必不止五也明矣。僅憑我所有之五，以妄度無量無邊，而臆斷其有無，奚可哉！……即以肉眼肉耳論，有遠鏡顯微鏡所見，而眼不及見者焉；又有遠鏡顯微鏡亦不及見者焉；……且耳目所見聞，又非眞能見聞也；眼有簾焉，形入而繪其影，由簾達腦而覺爲見，則見者見眼簾之影耳，其眞形實萬古而不能見也；豈惟形不得見，影既緣繪而有是，必點點綫綫而繪之，枝枝節節而累之，惟其甚速，所以不覺其勞倦；迨成爲影，彼其形之逝也久矣；影又待腦而知，則影一已逝之影，並眞影不得見也。……眼耳之果足恃耶否耶？鼻依香之逝，舌依味之逝，身依觸之逝，其不足恃均也，恃五以接五，獨不足以盡五，況無量無邊之不止五。」（仁學上二二頁）

這是譚氏的認識論，因爲宇宙無窮，所以認識不能盡；宇宙無盡，所以認識也不能到頭；況且認識要用五官，而五官與客觀對象又不同，所以認識不可能，認識只有『我見』，無所謂

眞。僞。，是。非。，『對。待。』他說：

『虛空有無量之星日，星日有無量之虛空，可謂大矣，非彼大也，以我小也。有人不能見之微生物，有微生物不能見之微生物，可謂小矣，非彼小也，以我大也。何以有大？比例於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於我大而得之。然則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多寡，長短，久暫；亦復如是。疑以爲幻，雖我亦幻也；何幻非眞？何眞非幻？眞幻亦對待之詞，不足疑對待也；驚以爲奇。而我之能言，能動，能食，能思，不更奇乎？何奇非庸？何庸非奇？庸奇亦對待之詞，不足驚對待也。……』（仁學二〇頁）

這就是唯物辯證法上所謂『對立』，宇宙一切事物只有『相對』，大小，多寡，眞僞，……都是『相對』，這是客觀事物的存在，但譚氏以爲『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認爲『對待』只在主觀上——我見，存在，這就謬誤了。

以上是譚氏的思想方法，現在再說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仍由康有爲『大同』思想而來，他說：

『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莊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治者，有國

之義也。無國之義也。曰在宥，蓋自由之轉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爲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域化，戰爭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里萬里，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倡隨。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彷彿禮運大同之象焉。』（仁學下二十三頁）

他又說：

『吾言地球之變，非吾之言，而易之言也。……於春秋之世之義有合也。……至於「用九見羣龍無首吉，天德不可爲首也。」又曰：「天下治也」。則一切衆生，普遍成佛。不惟無教主，乃至無教。不惟無君主，乃至無民主。不惟渾一地球，乃至無地球。不惟統天，乃至無天。夫然後至矣，盡矣，蔑以加矣。』（仁學五一頁）

這是譚氏的理想『大同』的社會。

我們知道譚氏是中國資本社會啓蒙的思想家，所以對於中國一切傳統的思想都要去打破，根本排斥尊古觀念，說『古而可好，則何必爲今之人哉！』（仁學）又說『二千年來之政，

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仁學）這是他對中國歷史下的總評。所以他明目張膽來攻擊數千年宗法封建社會遺傳下來的『名教』他說：

『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來年，三綱五倫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忠孝既爲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不敵忠孝之名，爲名教之所上。……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仁學上七頁）

這是譚氏對於宗法封建社會『名教』的攻擊，中國所謂『名教』，就是『三綱』，『五常』；他說『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其惟朋友乎？』而『三綱』之害尤甚，他說：

『君臣之禍亟，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爲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之爲害也。……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於父子之名，則眞以爲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議

……子為天之子，父亦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平等也，……莊曰：「相忘為上，孝為次焉」，相忘則平等矣，詹詹小儒，烏足以語此哉！……若夫姑之於婦，顯為體魄之說所不得行，抑何相待之暴也。……今則虜役之而已矣，鞭笞之而已矣，至計無復之，輒自引決；村女里婦，見戕於姑惡，何可勝道！……記曰：「婚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漠不相關之人，繫之終身，以為夫婦。……宋儒煬之，妄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瞽說，直於室家施申韓，閫閾為岸獄，是何不幸而為婦人。……中國百務不講無以養，無以教，獨於嗣續，……莫不視為絕重大之事，急急以圖之，何其惑也！」（仁學下九頁）

這是譚氏對於宗法封建社會之『名教』的反抗，而且反對宗法封建社會的虛偽道德的觀念，例如『淫』。在禮教的觀點下視為莫大之惡，真正是宗法封建社會虛偽的道德，因為宗法封建社會重繼承，子嗣；所以重婦人之貞操，而禁『淫』，他說：

『惡莫大淫殺，……男女構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習謂為惡。向使生民之初，即相習以淫為朝聘宴饗之鉅典，行諸朝廟，行諸都市，行諸

稠人廣衆，如中國之長揖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則孰知爲惡者？……是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有幽隱，而生於面額之上，舉目即見，將以淫爲相見禮矣，又何由知爲惡哉？……淫人者，將以人之宛轉痛楚奇癢殊顫，而爲己之至樂。……同一女色，而暫餘室女，尤流俗所誕嘉，非欲創之至流血哀啼而後快耶！……夫世之防淫，抑又過矣。……夫男女之異，非有他，在牝牡數寸間耳。……今錮之，錢之，隔絕之，……一旦暫見，其心必大動不可止。……童而精少，老而閉房，鳥獸方春而交，……發於自然，無所謂不樂，自無所謂樂也。；今懸爲厲禁，引爲深恥，沿爲忌諱，是明誨人此中之有至甘焉。……不知男女構精，特兩機之動，毫無可羞醜，而至與人間隙也。；……詳考變構時，筋絡肌肉，如何動法，涎液質點，如何情狀，繪圖列說，畢盡無餘，兼範蠟肖人形體，可拆卸諦辨；多開考察淫學之館，廣布闡明淫理之書，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仁學上一二頁）

這是譚氏對「淫」的見解，眞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思想，這正代表資本社會的特色，對於中國數千年宗法封建社會的道德，施一根本的攻擊。

我們知道中國數千年之社會，是自然自足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尙『儉』，孔子說：『禮於奢也寧儉。』，老子以『儉』爲寶，墨子非禮，非樂，節用，薄葬，……這種『儉』的思想，正是自然自足農業社會的反映。譚氏是中國資本社會的思想家，所以他反對『儉』；他說：

『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柔靜其易知矣。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胥天地鬼神之淪陷於不仁，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則曰『儉』。……持籌握算，銖積寸累，力遏生民之大命，而不使之流通，今日節一食，天下必有受其飢者，明日縮一衣，天下則有受其寒者，家累巨萬，無異窮人；……翕然歸之曰，儉者，美德也。……刻谿瑣嗇，彌甚於人；自苦其身，以剝削貧民爲務；放債則子巨於母而先取質，糶糴則陰伺其急而厚取利；……愈儉愈陋，民智不興，物產凋窳；……轉輾相苦，轉輾相累，馴至人人儉而人人貧，天下大勢，遂乃不可以支，葛屨，園桃之刺，詩人有遠憂焉。』（仁學上二六頁）

這種反『儉』崇奢的思想，正是資本社會的反映；中國農業社會决產不出這種思想。譚氏既

是中國初期資本社會的思想家，當然反對『君主』而崇『民治』，所以反對『君主』及排滿，因為當時統治中國者為滿人，所以反對尤烈，他說：

『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故夫死節之說，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請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決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為愛，匹夫匹夫之為諒也。……天下為君主之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然而有知遼金元之罪，浮於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猶以為未饜，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挫其氣節。……方命之曰：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夫果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人縱不言，已寧不愧於心乎？』（仁學下三頁）

總之：譚氏是中國初期資本社會啓蒙思想家，要『衝決網羅』，打破一切傳統的思想，建設思想新體系；在中國思想史上劃一鴻溝，大的思想革命。梁任公稱他為『晚清思想界

的慧星』。他的根本思想就是他的『仁學』，他以為宇宙之本體，就是『以太』，充塞宇宙，不生不滅；其表現就是『仁』；他以宇宙是無窮，時間是無盡；而時間是不停留，所以一切事物也是時時刻刻變移，但宇宙萬物是一體，時間是一個。因為宇宙無窮，時間無限，所以一切事物無從認識，吾人所謂真偽，大小，……都是『對待』的名詞。他的理想的社會是『大同』，他反對中國數千年遺留下來的『名教』——三綱，五常，及一切虛偽的道德；反對『儉』，開『淫禁』，對於專制政治尤痛恨切齒；這都是他代表資本社會的表現。不過他仍是從中國社會出胎，所以他仍要掛出孔子的招牌，穿上舊時的衣冠；來尊孔，來立教。他說：

> 『孔之不幸，又不寧惟是；……數傳而絕乃並至粗極賤者，亦為荀學攙雜，而變本加厲，并失其真乎。……荀乃稱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故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而不能不託之於孔。……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豈謂為荀學者，乃盡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愚黔首於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罪哉！孔為所賣，在天之靈，宜如何太息痛恨；凡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

豈不一掃蕩廓清之耶？……故耶教之亡，教皇亡之也；其復之也，路德之力也。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僞學亡之也；復之者，尚無其人也，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仁學上三八頁）

以復孔教爲志，以孔教之路德自命；可見譚氏思想之所歸，仍是宗法封建社會思想之所映。

（三） 梁啓超

中國近五十年思想之第一階段，是中國宗法封建農業社會之反映，數千年自然自足社會意識最後之回光返照；要尊孔，讀經，要維護數千年來的禮教，倫理，思想；其代表爲康有爲，譚嗣同，其次就是梁啓超。梁氏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生於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三年），死於一九二九（民國十八年），享年五十有六。幼穎悟，八歲爲文；從學廣州學海堂習考証學，後從學康有爲於萬木草堂，習公羊大義，及周秦諸子，佛典，西洋經世之學，思想爲之一變。於一八八九年成舉人，年十七；一八九四年從康有爲至北京，與譚嗣同，楊深秀等從事變法維新運動。旋至上海辦時務報，鼓吹政治改革；後二年至長沙任教時務學堂，弟子有蔡鍔，范源濂等。一八五八年復至北京，與康有爲組保國會，

上書德宗言變法自强之策，與德宗實行新政；不數月事敗，德宗被幽，譚嗣同等六人斬於市。梁氏乘太島兵艦逃赴日本。居凡十四年，與康氏設保皇黨，一九九〇年因唐才常起事回上海，事敗仍回日本，辦新民叢報，國風報，新小說鼓吹立憲政治及變法革新之旨。至民初組民主黨，刊庸言報於天津，至一九一三年爲司法總長，至一九一六年袁氏稱帝，與蔡鍔舉討袁之義，所謂「護國之役」也。及袁氏死黎氏（元洪）繼，組憲法研究會，爲研究系之領袖；一九一七年任財政總長。時歐戰方殷，迨歐戰終，乃出遊歐洲各國，九年歸國，不聞政事，專心著述與講學，一九二三年任清華大學教授，一九二五年任北京圖書館館長，至一九二九年病沒於北平協和醫院。其著作有：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先秦政治思想史，淸代學術概論，中國佛學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廣歷史研究法，墨子學案，墨經校釋，國學小史稿，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古書眞僞及年代，孔子學案，梁任公學術講演集（共三集）梁任公近著（二輯）朱舜水年譜，辛稼軒年譜，桃花扇傳奇考證，飲冰室文集，盾鼻集，墨子敎，陶淵明，等書行於世。

梁氏學博而不精，思想隨時代而轉移；與康氏不同；故思想不易捉摸，其自敘曰：『啓

超「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嫻藝術館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啟超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間又屢為無聊政治活動所牽率，……自今以往，……且裁斂其學問慾，專精於一二點，則於將來之思想界當更有所貢獻；否則亦適成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而已。』（清代學術概論一五〇頁）

康梁雖同為近五十年中國思想第一階段之人物，梁為康氏之弟子，但梁與康不同；康氏執我見，常謂：『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梁氏趨時變，常覺所學於時代為落伍，而懍後生之可畏，故隨時轉移，巧於通變。康氏倡『大同』為孔子學說，傳於今文家，梁氏謂：『孔門之學，後衍為孟子荀卿二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這是與康氏不同之點，康氏以為古文經為劉歆所作，非孔子之學，今文學為孔

子之學；梁氏爲今文古文皆荀卿之學，都非孔子之學。

迨民國成立，梁氏東渡，已不談『僞經』與『改制』——自三十歲後；而康氏方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梁氏反對道：

『我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而思想一窒；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教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爲一貫之精神。……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寖假而孔子變爲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馬季長鄭康成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韓退之歐陽永叔矣，寖假而孔子變爲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陸象山王陽明矣，寖假而孔子變爲顧亭林戴東原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壬寅年新民叢報）

他又說：

『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饜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

耳。是所愛者，仍是孔子，非在眞理也。』（同上）

這是梁氏與康氏不同之點，康氏要設孔教，梁氏要『思想自由』，康氏尊孔，梁氏重『眞理，』反對託古，他說：

『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而有爲亦未能自拔！其大同之學，空前創獲；而必謂出自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爲必託古，諸子何爲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淸代學術概論一四六頁）

由上所述，可知梁氏思想與康氏不同，梁氏思而不精，隨時轉移，然在中國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的影響則甚大；現在先述他『新民』時代的思想；說『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尤其是數千年宗法封建社會的中國，他說：

『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覩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

謂也。……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刦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飲冰室文集六頁）

這是梁氏『新民』的學說，『新民』是中國之急務，但『新民』從何處作起？在『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他說：

『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爲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於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爲天下。……有可以爲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爲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若缺此資格，則決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已，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爲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故採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飲冰室文集八頁）

這是梁氏『新民』之道，要『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不只政治學術技藝，尤其是民德民智

民力，要採取西洋各國的道德，思想，來建設中國一種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第一中國民族道德最缺者就是「公德」他說：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羣之所以爲羣，國家之所以爲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倫理，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要之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爲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日就日小；……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群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羣之利，而反爲羣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是故公德者，諸德之源也，有益於羣者爲善，無益於羣者爲惡，此理放諸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

下萬世者也。然則吾輩生於此羣，生於此羣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羣善吾羣進吾羣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飲冰室文集一九頁）

這是梁氏建立『新民』的本根觀念，先建立一種新道德，——公德，因爲在數千年宗法封建社會制度之下，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只知有己，而不知有羣；所以只知有私德，而不知有公德；所以要『新民』，建立新道德，就是公德。並且在宗法封建社會制度之下，認爲『天不變道亦不變』，但梁氏以爲『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而德之標準在『利羣』。

實行公德之方法第一是『國家思想』他說：

『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耗矣哀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榮瘁是問；其上焉者，則高談哲理以乖實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爲虎，

而自爲其假。其實者，亦僅以堯跖爲主，而自爲其狗也。……嗚乎痛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一己不知有國家。其誤認國家爲天下也，……第一由於地理，……第二由於學說。……嗚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將所懷抱之己利主義，劃除淨盡，吾惟望其擴充此主義，鞏固此主義，求如何而後能真利己，如何而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則非養成國家思想不能爲功也。』（飲水室文集二八頁）

這是梁氏所倡的『國家思想』，因爲在過去數千年宗法封建社會之下，社會的組織，在家族；所以只有家庭觀念而無國家思想；只知一已之利害，而不知羣衆之存亡。所以建立新道德，首先打破數千年家族的觀念，建設『國家思想』。其次就是中國缺之『進取冒險』的精神，他說：

『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人生與憂患俱來；苟畏難斯落險矣；吾見夫今日天下萬國中，其退步之速，與險象之劇者，莫中國若也，吾爲此懼。歐洲民族所以優强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道天下所不敢道，

爲天下所不敢爲，其精神有江河學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氣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視之概。其徇其主義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觀。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其成也，瀝腦精以買歷史之光榮；其敗也，迸鮮血以贖國民之沈擊。嗚呼！曷克有此，曰惟進取故，曰惟冒險故！……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推其所原，有四端焉；一曰生於希望：亞歷山大之親征波斯也，瀕行舉其子女玉帛，悉分予諸臣，無一餘者，諸臣曰，然則王更何有乎？「王曰：吾有一焉，曰「希望」。……故希望愈大，則其進取冒險之心愈雄……保守今日，故進取之念消，婾安今日，故冒險之氣亡，……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二曰生於熱誠：吾讀史記李將軍列傳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未嘗不歎人生之能力，無一定界限，無一定程度，而惟以其熱誠之界限程度爲比例差。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强」；夫弱婦何以能强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於千山萬壑中，虎狼吼咻，魑魅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大矣哉！熱誠之愛之

能易人度也。……彼男女之相悅，則固有背父母犯輿論，千回百折以相從矣，甚者乃相爲死矣；夫人情孰不愛生而惡死。顧其所愛有甚於生者。……三曰生於智慧：……猛虎躍於後，則越澗穿林如平地；大火燎於棟，則飛簷走壁如轉蓬；知虎與火之能殺人，而不得不冒次險以避最險也。……四曰生於膽力：拿破侖曰「難」之一字，惟愚人所用字典爲有之耳；又曰『「不能」二字，非佛蘭西人所用也』。……危乎微哉！吾中國人無進取冒險之性質，自昔已然，而今且每況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此老氏之讕言。……曰「無多言，多言多患，無多事，多事多敗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也：夫此諸義，亦何嘗非孔門所傳述？……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悄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飲冰室文集三七頁）

以上是梁氏的『進取冒險』思想，這就是去掉中國數千年『靜的人生』，改爲『動的人生』，也就是打破宗法封建社會的保守，知足傳統的觀念，建設一種進取冒險的精神。現在再說他的『權利思想』，他說：

「權利何自生？曰生於强。……古代希臘有供養正義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劍，衡所以權權利之輕重，劍所以護權利之實行；……」權利之目的在和平，而達此目的之方法，則不離戰鬥，有相侵者則必相拒，侵者無已時，故拒者亦無盡期，質而言之，則權利之生涯競爭而已」。……中國以其時割膠州，旅順等六七軍港，定各國勢力範圍；浸假而聯軍入京，燕薊塗炭，……失權利而不知失之之苦痛，一言蔽之曰，無權利思想而已。吾中國先哲之教曰，「寬柔以敎，不報無道」，曰「犯而不校」，曰「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中國數千年來，誤此見解，習非成是，並爲一談，使勇者日即於銷磨，而怯者反有所藉口。……奴隸之性，日深一日；對一人如是，對團體亦然，對本國如是，對外國亦然；以是而立於生存競爭最劇最烈之場，吾不知如何而可也。大抵中國善言仁，而泰西善言義……若在今日，則義也者，誠救時之至德要道哉！……故吾民自數千年來祖宗之遺傳，即以受人魚肉爲天經地義，而權利二字之識想，斷絕於吾人腦質中者固已久矣。……權利競爭之不已，而確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故有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爲第一要義；……試一讀歐美諸國法律發達史，如立憲政，廢奴